

論

語

正

義

論語正義卷十六

寶應劉寶楠學

子路第十三

集解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子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

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注孔子曰子

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正義曰

云以道教民必躬親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
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
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之
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力報反陳
氏鱣古訓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
之意也業勞之者勸勉民使率教不用刑趨勢迫也無倦

釋文作毋倦。胡炳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即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善則逸，逸則淫，淫則惡，惡則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尚勞民之誼。孔注此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為政，篇文引易者兌彖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丁欲師更明說之，不丁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為嫌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丑曰：言為政當先任有

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注：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

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

長之通稱。皇疏獨謂仲弓將往費。

爲季氏邑宰則以夫子所言得專刑賞任人當爲邑宰事也。有司者宰之羣屬言先有司信任之使得舉其職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恟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爲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赦之以勸功褒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謂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爲已。輒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蔽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知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措其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行子曰必也正名乎

注馬曰正百事之名

正義曰衛君者出公輒也待者

下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衛為公養之仕知衛君將畱用孔子故于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云云是正名指蒯瞶之事此必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瞶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為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即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鮑亭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蒯瞶則其嘗為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為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也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瞶未嘗為靈公所廢特以得

罪而出。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
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况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
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
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
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
既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
欲言。愚謂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君。則計者內迫於
南。子不能迎。立蒯聵。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爲。遜避
弗居。斯已耳。乃蒯聵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
義。以王父命爲辭。是輒不以世子在。蒯聵未立時。已不敢以
言有。亾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
世子稱。蒯聵則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姑同齊國夏帥蒯
躄。爲世子者。所以蒯聵入戚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蒯
躄。成明是待。蒯聵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蒯躄審矣。太史
公自序云。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謂不以蒯躄爲世子。而
輒繼立也。名之願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
之不當立。不當與蒯聵爭國。願名思義。自可得之。言外矣。
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
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
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

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窮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纂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子鄭之諭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竊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爲子者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爲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蒯聵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爲伯討以正蒯聵之罪而又存蒯聵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太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

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
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案仲舒以正名
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
非其位爲春秋所危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
見董生此論未爲誤也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
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
七而蒯瞶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蒯瞶先有姊衛姬度
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瞶入戚三年春圍戚
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所衛出公輒論亦
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
位則拒蒯瞶者非輒也蒯瞶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
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
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瞶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於戚及
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
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
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
衛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
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
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

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
孔子於衛孝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卽出公輒孔子在
衛凡六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
父之心孔子以爲尙可與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
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
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榮憚氏夏氏此言亦屬
持平故附箸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
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
百物百物卽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
稱謂與爵位之名穀梁僖十九年傳梁亾鄭棄其師我無
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
之爾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
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
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
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
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
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
言退譎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稽求
篇漢執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
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鈇析

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
壁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
後儒者猶尙名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真至晉
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
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
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
論也其序尙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
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部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
是一節而百凡事爲莫非是名鄭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
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
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陳氏鱣古訓曰周禮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
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
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
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論書名注書名書之字
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
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
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臧氏庸鄭注輯
本釋云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
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剛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玉繩庭立紀聞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但渾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衛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迥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刪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衛父子爭國事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

之迂也奚其正

迂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

曰野哉由也

迂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

迂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

之義而謂之迂違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注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

淫刑濫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注王曰

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

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于狂也案文王世子况于其身以善

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又懼弓于則于孔疏于音近迂是廣大之義莊子應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注于于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爲正文于而訓于爲狂狂者疎濶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校釋文者或以狂爲枉之誤或以狂爲往之誤均須改字殆未然矣蓋闕如者段氏玉裁說文敘注云論語言如或單字字如履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跟踏如鞠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漢書儒林傳曰疑

者正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漢曰
 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為正蓋正蓋荀卿書作區蓋正區闕
 三字雙聲宋氏翔鳳過庭錄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平
 區蓋之間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正蓋
 不言正古音同區正蓋即區蓋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
 即荀子之區蓋為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蹶階
 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
 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罰贖也說文刑罰不中者周官
 臯之小者罰是小臯則刑為臯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
 孫氏志祖讀書勝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
 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
 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
 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厝手足衷之為
 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無所錯手足者錡皇
 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
 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踖地
 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禮樂不興刑
 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所以出令布
 治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
 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

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取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凶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則一已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注迂猶遠也。正義曰說文逋避也此云猶遠者引申之義呂覽先已篇寡人以爲迂言也高誘注迂遠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注

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

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隸變漢書食貨志開土植穀曰農當春秋時世卿持祿廢選舉之務賢者多不在位無所得祿故樊遲請夫子學稼學圃蓋諷子以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爰暨小人是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恒業非可見之事有小人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嚮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哉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
民咸知敬也荀子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
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
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
矣是暴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
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
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
故此順之實也愛者隱也人不隱其情由於上能修禮體
信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皇本請學爲圃下有子
字襁負釋文云繾居丈反又作襁同張參五經文字曰作
繾非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五經文字非也古繾繾字從系
不從衣說文襁字乃淺人妄增。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
曰圃。正義曰樹與對同謂種植也五穀禾黍稷稻麥也
詩伐檀傳種之曰稼周官司稼注種穀曰稼是凡樹穀曰
稼也說文圃所以種菜曰圃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園圃毓
草木注樹果蔬曰圃蔬兼有菜蔬禮記射義注云樹菜蔬
曰圃與此訓同。注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誠
無所欺隱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也

○注禮義至曰襍。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爲因教民是逆探下文爲此語始未然也。負者以器曰襍。弟子傳集解引作負。子之器曰襍。皇疏引注亦作負。子又引李充曰。負于以器則負者乃負。子之諺說文。繼。膺類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繼。緜高注。繼。襍上繩也。又直諫篇注。繼。襍格繩。襍。即縷格。即絡。繼。襍爲格。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繼。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繼。襍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案顏師古漢書宣紀注。襍。即今之小兒縷也。李奇曰。以緇布爲之。李賢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以緇帛爲之。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屨裏兒負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縷兼有絡。繩蓋統名。繼。後起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卽襍。襍。假借用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

奚以爲

注專猶獨也

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

以聲節之曰誦。謂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誦。弦。

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讀尋繹其義惜也毛詩
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
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
溫柔敦厚之教則能應對賓客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專
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頷對
者注曰頷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
無常孫而說注云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頷且
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頷且
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故不受之也此即專對之
義孫而說亦所習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
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
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榱椽不斲者猶
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
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誦習此道
不能爲用雖多亦奚以爲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
後案以多指未刪之詩誤。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
十九年傳服注專獨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古者遣使
有正有介正使不能達則介使助之如正義自能致辭不
假眾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即此助訓獨之義閻氏若璩釋

地又續非之云果爾先王遺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眾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喋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令教令也正義

曰漢書公孫弘傳上古堯舜之時不賞爵賞而民觀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以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匹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政禁勝於身刑令行於民矣繆稱訓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己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諸文並

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號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

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正義

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

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左

定五年傳公叔文子曰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

是周公康叔爲兄弟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說包注不就衰

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啟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

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

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

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

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

衛德比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

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衰

世言則語涉詆諆。諱非其理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爲君子始

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

氏文瀆蛾術篇謂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也有者有財也列子說符篇姜施氏之有張湛注有猶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爲嫌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飾也公子荆處衛富庶之時知國奢當示之以儉又深習驕盈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意已足無所復歎也。注荆與蘧瑗史鱣並爲君子。正義曰左氏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

注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

注孔

曰庶眾也言衛人眾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子阮氏元校勘記春秋繁露仁義

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
篇子頁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
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
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
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
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
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按
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
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難治也奚以知
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
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
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言為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
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凶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
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得恒產乃易教也荀子大
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
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
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
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
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眾也

。正義曰庶眾爾雅釋詁文說文度屋下眾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曰言誠有

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尙爲兄弟故夫子去魯後獨久居衛願治之也說文祺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勝殘

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注孔

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

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
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
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
子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
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
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
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
功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
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言善人爲邦百年殘
暴之人不能盡絕但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爲惡故亦不
至用刑殺也殺是重刑言
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注孔曰三十年日世如有受命

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正義曰臧宋輯本鄭注云周自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

四世又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敵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大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後俗敝已久難可卒化與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兼父子計之荀子大略篇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亦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誅也包氏慎言溫故錄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年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曰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仁繇此道也案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寇盜貧富兼井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量民力之所能不迫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目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

成焉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可補鄭義。注三十
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
閒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爲三十
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
仁政有
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義

曰政者正也言爲政當先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

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政者有

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

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正義曰冉子卽冉有稱子者著其爲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

也此文訓曰暮當是引申之義解者謂晏爲肝之假借亦通毛氏奇齡稽求篇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

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旭偶
記禮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
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
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
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
君之朝是此周爲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周
生異方氏觀旭偶記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
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
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
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
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
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鱣古訓
謂其事其字卽指季氏自餘若閔氏若璩毛氏奇齡宋氏
翔鳳皆以鄭注爲然魯語云自卿以下台官職於外朝合
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
退朝卽是大夫內朝在正寢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
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旣非
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眾卿大夫並議之夫子反
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
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日子爲

國老待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別也揆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與於名分非其義矣魏書高閭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

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

知此則可近也

正義曰皇本如知爲君下無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

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注以其至興國。正義曰一言祇是大要不能正興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興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違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孟氏夢恂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文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亦是作兩句說。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注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

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

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

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

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者艾脩之而後王斟酌

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冀有人諫諍不嫌有子違也

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曰余令

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匹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

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撫之曰啞是非君人者之

言也皆以言莫子違爲非也黃氏式三後案言莫子違則

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

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衛

逸於居安憚忠鯁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致

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正義曰釋文葉舒涉反本今作葉廬氏攷證以葉爲唐人

避諱所改本今作葉則宋人按語是也韓非子難篇葉公

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語異義同管子版法解凡取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孔曰事

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

正義曰爾雅釋詁速急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莅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後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

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爲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使國益民也爲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興行但不可見於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勸勵篇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發釋文母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曰稱舊說者若所自也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莒父魯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閭氏若璩釋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測難爲據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充父單父是也今爲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與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注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

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

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

之以為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

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

代之將誅矣告史曰父竊羊而謁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問之

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問之

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

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翔鳳過

庭錄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

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為令尹而誅之案宋

說其罪據注是鄭本傳直弓必出古魯齊異文隸續陳寔

殘碑寔字仲躬史傳雜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

多通用鄭以弓為人名高誘淮南汎論訓注亦云直躬楚

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

行躬舉其名直躬猶狂接與盜跖之比偽孔以為直身而

行非也隱者說文云蔽也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

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諭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誤若不幸而親陷不義亦當爲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宜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

而弟私其兄自入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
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
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
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
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
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
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
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
○注有因而盜曰攘○正義曰高誘淮南注云凡六畜自
來而取之曰攘也卽此注有因而盜之義爾雅釋詁攘仍
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攘與攘同攘
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而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①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正義曰居

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
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

稍異漢書五行志

內曰恭外曰敬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曰有恥

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

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鄭曰行必果所欲

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

次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擯相故言使於

四方又子貢問今之從政從政者士之從仕於大夫而

爲政也行己有恥者皇疏云言自行己身恒有可恥之事

故不爲也會子制言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

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

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

君命者君命已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君命見凌辱也毛

詩序云皇皇者華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

則爲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

以愧厲之也誤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

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偁同說文偁揚也廣雅釋訓偁譽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趙氏佑溫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於司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佾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嫻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案春秋之時卿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舊法故子真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孝稱弟卽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爲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次荀子子道篇以入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類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婁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
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趙岐孟
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
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義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
硜硜孟子公孫丑下悻悻然見於其面趙注引此文作悻悻
孫爽音義悻悻字或作悻悻案悻悻同論語作悻當出齊
古異文。注行必至爲次。正義曰果與悻同蒼頡篇悻
慙也慙卽敢字皇本作必敢爲之必下脫果字硜硜堅確
之意小人賦性愚固故有此貌下篇鄙哉硜硜乎義異訓
同史記樂書石聲硜樂記作石聲磬說文磬古文從丕是
硜卽磬字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莊子
至樂篇硜硜乎如將不得已釋文引李云趣死貌本又作
硜硜漢書楊敞傳硜硜者未必全也師古曰硜硜直貌也
爾雅釋詁擊固也郝氏懿行義疏擊轉爲硜玉篇硜口耕
切別作硜是硜硜學硜並與硜同也抑亦其次注是磬
括經文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疑鄭所據本如此非也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

心不平之聲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正義曰斗筭之人

言今之從政但事

聚飲也釋文云算本或作筭案說文筭長六寸許計歷數者从竹从弄算數也从竹从具讀若筭二字義略同漢書公孫賀傳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鹽鐵論雜論作何足選哉選算一聲之轉此當出齊古異文詩柏舟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周官大司馬撰車徒鄭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是選算音近通用。注噫心至數也。○正義曰噫是歎聲心有所不足故不能平也斗筭皆器名說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鄭以斗是量名人所共知故不具釋或鄭亦有注集解刪佚之耳筭字從竹故云竹器儀禮既夕云筭三黍稷麥下文又有管筭以菅草為之亦得名筭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筭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般賈疏云豆實三而成般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則般受斗二升此筭與般同盛黍稷約同之案說文箱下云飯筭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筭曰箱箱下云一曰飯器容五升筭箱也从竹呂聲方言筭南楚謂之筭趙魏之郊謂之筭旅郭曰筭盛餅筭也今建平人呼筭音鞭鞘旅卽筭字筭卽箱字說文筭箱據段說箱當作箱士昏禮鄭注云筭形蓋如今之管蘆蘆筭卽筭筭也說文口盧飯器以柳為之象形筭。或从竹去聲又廣雅釋器嶈峽筭筭也太平御覽引纂文云嶈峽大筭也據此則筭嶈蘆

蘆嶼峽皆卽筭之異名用以盛飯故與斗連稱而筭本爲飯帚又爲箸桶皆是別義與論語無涉惟許鄭言筭容數各異宋氏翔鳳過庭錄以爲論語先言斗後言筭筭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爲是旣夕用筭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筭八盛容二升或後世大小異制若顏師古漢書公孫賀等傳贊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筭受一斗則謂筭斗同量非矣算數爾雅釋詁文說文云數計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

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

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正義曰凌氏鳴喈論語解義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

易復四益三四稱中行謂乎中以行可與之自治治人也字化萬邦中庸鮮能故不得隱怪鄉原又不可與故必也狂狷乎案說文無狷字猥下云疾跳也一曰急也段氏玉裁注云猥狷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猥大徐別增狷

篆非又心部懷恣也从心巽聲讀若緝段注論語狷孟子作環其實當作懷今案恣與急同環者性褊急則有所謹畏不爲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其志嚻嚻然曰古之人古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嚻嚻然曰古之人古之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環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環者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絮也以狂環次善者故思之也嚻嚻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絮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不絮者則可與言矣是環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者至恒一○正義曰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慎守一節雖不能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謂無恒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

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願與之也禮中庸云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
近愚彼言道不行即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
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恒也詩載馳正義引鄭此注云狂
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狂者之言
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
也若鄉原則闕然孺世所謂非之無舉刺之
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善夫

子曰南人南

南人之言也

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
者也公羊隱四年傳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

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覲女曰巫案巫覲對文異散文通周
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

男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醫師上士二人下
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是

巫醫皆以士爲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恒之人所能
爲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

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
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現女曰巫
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
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
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
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
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達幽觀此則巫醫皆
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以有恒之人爲之解者或以巫
醫爲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
不可以爲卜筮既厭不我告猶允命曰爵無及惡德名立而
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允命曰爵無及惡德名立而
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恒之德
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
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母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
以爲正言倣之疾是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難得福也
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
純或爲煩案緇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聞
述之龜曰卜著曰筮二者皆有守職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爲
無恒之人不常厥性故難以龜筮之

人而况於凡人乎夫龜筮既厭其人告以卦兆吉凶此其所以不可爲卜人筮人也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恒之人雖欲褻用之而不可得是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爲卜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爲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繼衣文合論語支允堅異林又疑巫卽筮字古通用尤發說。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爲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爲殷掌卜之人未知所本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故無恒者不可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恒之人故無恒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爲人治疾也繼衣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恒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注)

子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

已矣 (注)

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正義曰皇疏云

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或常也案

易象傳云不恒其德无所容也言無恒之人无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恒卦巽下震上鄭立注云巽爲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互體爲兌爲毀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爲德坤爲恥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爲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著龜之卦兆吉凶無恒之人有凶無吉故云或承之羞貞吝吝者羞也惟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恒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恒爲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制義而從婦人之貞壹雖恒德亦爲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達占也鄭注緇衣以夫子凶爲無恒之人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困君子心和然其所見

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

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和利者

人之所同欲也鄭語史伯曰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實生物

小人之異也鄭語史伯曰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故能豐長而取同夫和實生物

神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

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

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

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

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

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

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葉是類也而與朝同天奪之明

欲無弊得乎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論子猶云惟據與我和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

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
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
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
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疎
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
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注孔

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

正義曰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

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
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眾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
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惡也何
者此人或者行與眾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
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
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案疏依鄭爲說則朋黨孤特

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輯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
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人真惡而我之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

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官之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

備焉。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

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使人器之所以易事也禮記

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

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卽是佞媚卽是妄說孔疏以言說

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

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

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

於一人求卽責也說苑雜言篇曾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

而忌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

注

曰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
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

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泰者通也君子

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
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
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據通之
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漢書劉向
傳泰者通而治也子張篇云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
斯不亦泰而不驕乎眾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
敢慢則無驕可知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

有斯四者近於仁

注剛無至於仁。正義曰上篇言中根欲不得爲剛是剛爲無欲也果敢謂作

事見義必爲故曾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乎仁
力行即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爲八木強敦厚張周傳

贊周昌木強人也酷吏傳尹齊木強少文顏師古以爲強
直如木石是謂木爲樸質無文也訥卽訥於言之訥故曰
仁者其言也訥注云遲鈍謂其言遲鈍不致妄說也後漢
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訥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
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
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

謂士矣注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

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

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
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木又作偲集韻云偲或作偲則偲偲
一字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
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
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
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按勘記文選求通親
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
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雍雍

外焉蕭肅兄弟情懷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
 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愷與怡音義略同案孟子言父子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
 可責善當時諷諭之于道乃得宜也。注切切至之貌。
 正義曰說文云切刊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故
 正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實憲傳注切切猶勤
 勤也勤勤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
 注以為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切敬也敬與傲同
 謂傲戒也鄭注云切切勸競即切責之意鄭與馬
 同也又云怡怡謙順貌謙順即和順說文云怡和也台樂
 也爾雅釋詁怡樂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尚恩熙
 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
 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
 切節節者皆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節節然切
 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惇惇也定本熙熙作怡
 怡節節作惇惇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載傳言甚明熈
 但熙怡義同節惇聲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疑節節熙
 熙是古論語切切怡怡是魯論語說亦近之節者限制也
 荀子強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即謂限禁也朋友相勉不

使爲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詩卷阿疏引白虎通說鳳雄鳴曰節節亦狀其聲之相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注包曰卽就也戎兵也

言以攻戰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

也凡以數爲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爲初七年爲終記曰中年考校。注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卽就此常訓說文戒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隸省御覽二百九十六引鄭此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

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正義曰棄謂絕去之也穀梁僖二十三年傳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

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注言用至棄之。正

義曰習謂肄習之也范甯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忍凶安不忍危徐彥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何以教民爲習戰而疏謂何與鄭別則鄭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也愚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以禮義觀子犯對晉文語雖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賤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削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別有一說非如宋君所測也

同邑王儒鄉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七

寶應劉寶楠學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注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

道穀恥也

注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正義曰

不稱氏疑此篇卽憲所記吳氏嘉賓訛憲之猶介雖邦有道且不願祿觀其辭子之與粟可見也故曰邦有道穀廣

之也。注邦有道當食祿。正義曰秦伯篇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克伐怨欲

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注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

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注包曰

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伐上

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

不苟爲難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

○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肩也謂以肩任事也

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也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

也詩瞻卬傳忌怨也辰轉相訓故怨亦爲忌但怨有恚怒

之意忌則祇心有所諱惡故爲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

○注包曰至爲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

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

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案四者不行

已近忠恕但可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

居非士也注士當至士也○正義曰士志仁義大人之事

備不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傳三十三

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

左爲將有事於四方也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

繫戀所居乃偷安而無

意人世者故孔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

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皆

正義曰行貴有恒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曰正行

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注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

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可厲言行

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為論

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

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皆

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為

引申矣論猶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站後錄云孫星

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為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

順言者無所違犯也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

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

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繁露楚莊王篇義不訕上智不

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

言逾謹矣此定哀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

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者知崇氣節而持之過激醜爲
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注德不可以億中故

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正義曰德不以言見

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
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
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故仁
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
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
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
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
口給以禦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彊故知有言者不必有
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正
義曰邢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
有言也案注義甚晦刑疏解之亦不憚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冢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注孔曰

適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
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稟稟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
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

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

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

答也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注孔曰賤

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南宮者氏也閻氏若璩

釋地續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

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

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宮正謂此釋文適木

又作括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

羽开聲弓部弓帝羿族官夏少康滅之從弓开聲論語曰

焉善哉案焉羿一字今作羿蘇體省變許所據論語當出

安國古文其以焉爲帝羿時射官之名則意羿之後世襲

其職凡在堯時在夏少康時所稱之羿皆是舉其官矣稟
舊音工到反上逸楚辭天問注引稟作澆此聲近通用字
盪說文六部引作湯漢書天文志注引晉灼曰湯猶盪
也古盪澌字祇作湯盪字說文所無也顧氏炎武日知錄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緗覆其舟滅
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又云古人以
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
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
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凌氏鳴哨解
義適疾時君好力戰不修民事而問夫子爲尊者諱故不
答夫子善其不斥言時事得古人援古諷今之義知有天
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注道南至壽終。正義曰注以
適爲南宮敬叔誤辨見公治長疏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尤圍而
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
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
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隱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
悅將歸自田家取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
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

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
澆于過后杵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又哀元年傳伍員
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
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取
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
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北其謀以
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女循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其事也注以稟爲澆甚是
而云陸地行舟似假書益稷所云罔水行舟語附合之此
則誤解書及論語之義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陶唐貞
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爲愈
已乃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泥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
后羿也二人俱嘗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
人正白不然而稟亦非所謂澆者稟在禹稷之前與堯時
羿並世書稱羿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
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
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于丹朱傲云字又
作稟乃知丹朱稟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
宮适言稟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稟在禹前故禹舉之以

戎舜南宮運舉之亦先羿羿而後禹稷也案如吳說是以
論語之羿卽堯時羿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文羿嫫也引
虞書若丹朱羿論語羿湯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羿
邊舟者恐卽謂丹朱二說並與僞孔異孫氏志祖讀書臆
錄李氏惇羣經議小趙氏翼陔餘叢考並從吳說梁氏王
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不從吳氏王氏之說謂澆羿三字
古多通借則以論語之羿羿卽人表所載第九列之羿泥
冪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逢蒙殺羿之羿淮南子稱其有
之昔春秋傳所謂家眾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
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
冪古字通用說文羿嫫也引書若丹朱羿並以時代先後爲
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爲
序也斗南旣以丹朱羿爲兩人指爲羿羿之冪王伯厚又
疑論語冪盪舟卽指丹朱總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傳會之
不知盪舟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
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頷頷推行之此丹朱
罔水行舟之事卽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
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此冪盪舟之事卽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之義也孔氏於尚書論語俱以
陸地行舟解之遂啟後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冪

卽丹朱豈可通乎今案梁周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詳孔氏
廣森經學卮言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卽象也帝繫曰瞽叟
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其工稱康回
鮫稱檣杓之比漆書古文作冪論語冪盪舟卽所謂罔水
行舟者也自注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昇與袁譚書曰
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今案象固稱敖然堯與言
象傲克諧則象後亦感化爲善故封之有庠富貴終身何
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誤也說文冪媯是本訓
其引書丹朱冪正爲冪媯之證故下云讀若傲明冪傲一
也又下引論語冪湯舟此兼存異義謂古論段冪爲澆與
冪媯之義無涉故著其文於讀若傲之下則論語與書義
異許氏固不誤也○注禹盡至答也○正義曰盡力溝洫
秦伯篇文書皋陶謨云禹曰子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烝民乃粒禹貢亦言辨土作貢是禹治水兼及
農事故曰躬稼也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
穀鄭注時讀曰時此注云播殖卽播時也稷者五穀之長
故以名官稱后稷焉案適之言乃降祥降殃之理其稱禹
稷正以諷時君當盡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子誤○
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
死有德者皆有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迺兩舉之是賤不

義而貴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禍，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數，故荀子榮辱篇云：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優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注孔曰：雖

曰：君子猶未能備。

正義曰：仁道難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猶不得爲仁。卽克伐怨欲

不行亦言不知其仁。故雖君子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注孔曰：言人有所愛必

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正義曰：此爲勞者誨者表也。不欲愛卽勿勞，不能忠

卽勿誨。故夫言者既竭懷以達誠，聞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勸勞勸也。今通用。

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
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
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
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
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隰
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
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隰桑趙孟
曰武請受其卒章村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案王說
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誨意似重竊疑勞當訓
憂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汜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
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即
憂而不怨憂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確詰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

注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

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
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
產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

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

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正義

曰裨鄭本作卑見羣經音辨夕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漢書皇后紀下注引風俗通並作卑謙漢書古今人表作卑謙凡作卑與鄭本合謙謙通用字江氏聲論語蒞質裨謙裨竈當卽一人謙當從火作熯毛詩傳熯熯竈也則名竈字熯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裨謙以後但有裨竈與子產相終始而裨謙更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草創者釋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熯字創制之字當作册案說文册造法册業也從井乃聲讀若創是創册音同故論語段創爲册也草者言始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屬草藁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訓飾以損訓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鄭之爲命皆子產主之其裨謙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稱東里者美之故詳之書呂刑云表厥宅里○注謀於至之辭○正義曰左襄二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
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曰使多爲
辭令與裨諶謀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
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言子羽裨諶同是草
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敘述稍異耳謀於野謀於
邑謂謀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卽世叔世大通用如
世子亦稱大子之比謀作盟會之辭此釋爲命文也周官
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
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
國之命其語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
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
爲之備卽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
號○正義曰游吉游販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治本
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
刑疏云周禮秋官有大人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
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
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與鞏同
故字子羽若魯大宰鞏字羽父也東里名列子仲尼篇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卽謂子產之屬因爲號

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注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

西曰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

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齊大夫

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

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正義曰荀子大畧篇子謂子

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

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

夫與此文褒貶不同蓋傳聞之異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

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屬近輯本皆列入人也之

下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

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

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

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
買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
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
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即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
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案鄭
注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語宋阮
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爲近禮表記云仁生者也注人也
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足人有仁
訓鄭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
有私忿故不失爲仁朱氏彬經傳攷證孔子於子產稱其
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
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阮同並鄭
義也釋文蔬本今作疏皇本同○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
愛○正義曰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子西即公子
駟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即公子西○正義曰鄭子西故注兼
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事可稱楚子西有遜國之美德
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汝
之稱子西雖功足錄然以囊瓦之貪庸不能啟悟昭王使
早黜退之知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召白公至喪

身嗣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爲無足稱也鹽鐵論
雜論云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
去彼哉彼哉亦是彼哉爲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
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
彼哉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
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遠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
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
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寘彼
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
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而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
蓋古文論語之遺案宋君前說依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後
說則謬甚埤蒼曰彼邪也廣雅釋詁曰彼衰也邪衰一字
衰與哀形最相近故廣韻傳寫之本遂誤作衰而宋君卽
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論語作彼於義爲
長然彼衰之訓以論子西不兒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
○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
人詩蒹葭白駒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緊猶是也詩云
伊人皆說賢人注以管仲爲夫子所賢故以詩言譬之○
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
家齊下大夫之制此僞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偃未詳所

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卽駢邑三百富人卽伯氏古以祿多爲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爲齊分大國小國彼疏引熊氏云下大夫三官塗巷山澤三分去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唯卿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邾地名段氏玉裁注前志齊郡臨朐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朐有古邾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邾鄆都杜云邾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卽此地駢卽邾字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有邾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焦氏循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

臣有大罪沒人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沒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經學卮言亦云此奪義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伯氏以自奪爲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正義曰習鑿齒漢晉春秋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

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焦氏循補疏謂習氏所引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注孔曰公

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

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正義曰釋文綽本又

作綽汗簡引古論同說文綽緩也綽黝或省優者饒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頻陽縣北常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粟邑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宣卽曰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祝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大夫當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爲趙魏老當以德爲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像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爲。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孟公綽爲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嬴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爲卿魏國名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滅魏以其地賜大夫畢魏因爲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昏禮授老鴈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滅氏老禮記云大夫室老皆是是家臣稱老也下章言公

絳之不欲是性寡欲也貪賢者言務多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錯叔繡之後薛任姓奚仲之後彙纂云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卽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

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

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綽下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加以

禮樂文成

正義曰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

類之辨知幽明之故暗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是備禮樂乃可爲成人於時四子已出仕未嘗學問若能
文以禮樂是亦後進於禮樂者也。注魯大夫轅孫紇。○
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紇其名。注卞邑大夫。○正義曰
左僖十七年會于卞杜注魯國卞縣王氏塗地理考卞在
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是卞爲魯邑也荀子大畧篇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仕卞爲大夫也
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
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然
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則知卞姓之說誤也韓
詩外傳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
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
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
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
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
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畧
同史記陳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
管卞古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森經學危言卞
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
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爲號

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下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下也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下人以告則下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冤弁之弁篆體作命隸變作元因變成下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下東方朔傳以卜莊子爲弁嚴其實弁下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永說畧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善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下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原鄭之意當以陳軫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下莊子爲秦人王氏塗四書地理考陳軫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爲長。注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言加以禮樂乃得成文故曰文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之以禮樂

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皇邢疏以

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爲子路言於義似

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廣雅釋言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灋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爲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

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得道嫌不能悉然也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申豐對季武子曰其然杜注其然猶必爾義與此同

皇疏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

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諡。正義曰禮弓注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子諱貞惠文子而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注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爲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注孔

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

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

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正義曰汪氏烜詮義以者不當以也於魯

者絕武仲於魯也案要約也言約君如已所求也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

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
至要君。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
侯于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
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
卽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
有西防城宋防旣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
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
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
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按如顧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
季孫遷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卽近
費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爲已後禮
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惡臧孫
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
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
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
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
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是武仲爲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
以下皆傳文臧爲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鑄所生者也
大蔡龜名二勳

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

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

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正義

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譎權詐也訓詐則為惡德訓權則亦可為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盛鐵論力吡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亡安平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蔡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小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語儒篇今經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

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
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
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目爲過也。顏注曰：
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
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爲齊桓之過。則守正爲齊桓之所
長。權譎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
亦足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
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
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義與此相似。皆
謂各得其一偏也。晉文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
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宋氏翔鳳發微云：鄒陽傳
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企。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
爲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企。後人罕見企字。就
法有正義遂改企爲正。按兩正字皆當作企。同法法者聖
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詐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
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爲義。
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當作企。作正爲後人所改。此近臆
測。應劭風俗通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
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瀛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
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

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
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襄公莊王皆無與徵繼絕
尊親王室之功是以譎正爲歎譽漢人久見及此先晉文
後齊桓者明行事終歸正也楊慎丹鉛錄曰文公之功多
於桓公實則衰於文公也春秋不以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名盛
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
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
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仇矣盟
于虎則恃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甯不得鄭不
納于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
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
吾夫子止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
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楊氏此論尤能持平蓋譎雖
爲權然君子行事以正爲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
城濮之戰不厭其用譎若衡雍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
安用譎爲耶大約文公求霸過亟殊爲可疑左氏內外傳
謂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
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又
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

恐霸功不成云云則暮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行權耳。
○注譎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譎爲詐蓋不予之也。存
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冬會
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
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朝王以諸侯見且使
主狩是晉文用譎詐之事也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
梁會踐土注云所謂譎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譎
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馬據一端言之左僖四年
傳楚貢苞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言故近
正也穀梁僖四年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
士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
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
之其實侵蔡不士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
據此疏則鄭亦
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注孔

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于糾小白自莒先
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孔曰誰如管仲之

仁正義曰管子小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

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

襄公弟次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

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

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

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卽公羊以桓公爲篡

毅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薄昭

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淮

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

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曰未仁于此起子路問詞

故加曰字皇疏以爲時議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台諸侯

也左氏傳言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初午謂趙文

子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
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書並云兵車
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概言之穀梁莊
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之盟也信厚
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
兵車則爲衣裳之會解者莫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注惟
釋穀梁廢疾畧存其義而又爲後人增亂莫可究詰今案
鄭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
柯會在莊十三年冬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爲始則以十四
年郵會始也十五年又會郵十六年盟甯母九年會葵丘是
幽信元年會櫟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母九年會葵丘是
葵丘以前止有七合並葵丘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會
貫三年會陽穀鄭不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爲貫與陽
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江黃管仲謂
爲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
盟其後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閱之及陽穀之
會亦有江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
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
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
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爲陽穀先自矛盾竊謂江黃

遠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爲桓失不得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爲衣裳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載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郵兩幽淫貫陽穀首戴州毋正符九合之數郵會在柯後一年甯毋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今就穀梁爲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眾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尚未許桓爲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郵又明年會郵皆謀推齊爲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授之請侯也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郵故鄭亦不數柯而云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爲始郵矣呂氏春秋貴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

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
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
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
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鄭說非無據矣至貫
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羊傳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
穀梁傳有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君子閔之之言然閔其
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江黃之服德而無援也此固
無損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障
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桓公委端指笏
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桓盛會亞於葵丘九
合當數之無疑矣至裡謀救鄭首戴謀甯周甯毋謀伐鄭
皆無異辭至葵丘爲桓極盛亦於是始衰故鄭不數葵丘
已有九也自鄭釋廢疾傳寫有去貫與陽穀五字而申鄭
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傳洮會兵車爲誤
洮與葵丘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洮會兵車爲誤
李賢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凌氏曙典故嚴亦從
其說謂洮會在僖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
管仲也葵丘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案穀梁言洮會爲兵
車合於鹹壯丘淮爲四會左傳云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
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

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
何乃以爲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爲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
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
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禚二年
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
凡十一會論語皇疏引范注謂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
會則有貫與葵丘又一說也陸氏論語釋文云范甯注云
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
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禚二年會貫三年會
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
陽穀爲九則有柯貫二會又一說也盧氏文昭釋文攷證
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
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
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
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鄭有貫
無陽穀互誤陳氏鱸古訓畧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
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
葵丘顯與鄭義不合又鄭論語此文無注盧誤記有注凡
諸述鄭未符厥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丘會盟異
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先師劉炫

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鄆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意林以始幽終淮爲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以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僖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錯出難可通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驅迫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命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然則管仲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仲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勳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樾諸子平議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子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深得楊子之意其與

論語本旨不必合也鄭注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
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至死之。正
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魯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
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
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弑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
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甄齊無君也夏公伐齊
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
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
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殺無知高
國先陰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
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
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
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大匡爲齊請管仲召忽於魯魯
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
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
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
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
遂人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
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

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注受

其賜者爲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

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正義曰左莊九

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列子力命篇桓公遂召

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

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

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

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

受命爲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爲

霸故其字亦作霸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

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

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

長所以爲政之名也。把持者固守之意。固守王者之政。教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爲西伯。不嫌稱聖也。春秋時如齊桓。晉文。先未受命。恃其國彊。迫脅諸侯。雖後亦序之爲伯。然伯道未純。故聖門羞稱之。鄭此注。謂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卽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者。皇疏云。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弁爲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左僖三十二年。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被髮爲戎。狄俗也。左。社者。說文。衽衣衽也。衽。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衽襟。一字聲。類襟。交領也。交領。卽交衽。蓋衣領下屬於衣前。右幅。通稱爲衽。爲衽。爲襟。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領。右則衣前幅掩向。右領。左則衣前幅掩向。左中夏禮服。皆右衽。深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鹽鐵論。散不足篇。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卽指深衣而言。戎狄無禮服。亦無深衣。止隨俗所好。服之而多。是左衽。故夫子舉爲言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江氏永鄉。黨圖考。皆據玉藻。衽當左。釋此文。彼衽是掩縫之用。長二尺五寸。綴之右腋。之裳。端以垂於下。此深衣之制。然江考。朝服祭服。喪服。左右皆有。衽卽深衣之裳。左旁亦有衽。玉藻所云。積衽鈎邊者。江謂。

在左旁縫之以合前後則凡裳無不在衽而何表夏之別乎是知玉藻之衽當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蒼頡聲類諸訓解之矣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縷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奔桓之過而錄其功曰爲伯首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雖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趁辭耳毛本衽作衽係俗體。注匡正至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皇匡正也詩六月以匡王國謂正王國也周自東遷王室微弱天子之尊與諸侯無異齊桓率諸侯令天下知尊周室故曰一正天下馬氏統論桓功當訓一爲皆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鄭據公羊案公羊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財衆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志者在尊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查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盛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爲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馬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爲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

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六朝人解義。注徵無至夷狄。正義曰徵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故知其人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滅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王曰經經死

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

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凡

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翔鳳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

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諒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同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踐其言是之謂諒發微又云左傳乃殺于糾于生實杜注生實魯地史記作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卽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瀆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十里卽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要之生實笙瀆句瀆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按論語言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大匡言入齊境自刎而死傳問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績爲人所知也注經經至當死。正義曰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彊國篇救經而引其

足也揚倅注經韞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爲田間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澮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與此注合皆不以溝瀆爲地名也管仲召忽舊爲子糾之傅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卽位而死君臣之義尙未正成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匡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皆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二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違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同升諸公

注孔曰大夫俱本

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

注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

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臣

大夫卽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問引先仲氏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仕於家曰家大夫仕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爲臣大夫閻氏若據四書釋地畧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爲大夫次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俱明俱爲家臣中之爲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漢人讀不以大夫連臣字也俱作選用字釋文云俱本又作撰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僎是僎撰亦通用也錢氏沽論語後錄案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薦之至公朝○正義曰注意以僎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爲大夫經言大夫僎者從後書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文子家臣名俱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

之同爲大夫
卽本注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
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注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亾

正義曰記
子言者謂

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周書諡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
曰靈衛靈之諡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
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案皇本
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曰字邢本從鄭作子
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本有久
字然攷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

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

正義曰皇本作則其爲之難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

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嚴氏然校云所引論語當讀如
史記作作有芒之作包氏慎言温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

爲者其言必有振厲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觀望故曰爲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卽是作之誤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注作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作慙也。誰慙語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誰今通用作字已所能爲卽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作此卽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作爲美詞與馬義合會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始免於戾矣盧注鄂鄂辨厲也竊謂辨厲卽不作之意戰戰卽爲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

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

浴公曰告夫三子注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注馬曰我禮當告君

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

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

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半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畧同王卽簡公名周書謚法解一德不懈平易不訾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訾爲謚也公羊僖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顧陽貨弗擾且能以其眾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

求墮費邱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眾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卽以是年夏有陳恒執君弒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爲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罅隙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清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爲不能以已也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諡

爲成子是成子卽陳恒諡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
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
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爲
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
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
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
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
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已不敢逆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

欺當能犯顏諫爭

正義曰皇本也作之。注事君至諫爭

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爲不敬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具臣又季氏伐顓臾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

隱卽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本爲上末爲下

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考識君

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而行之

爲人徒能言之注爲己至言之。正義曰徒能言之謂己

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煥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楊倞注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揚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顯揚邢疏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

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注陳

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孔子於衛主

衛伯玉使人來使雖微者必與之坐爲賓主禮也與猶授

也夫子者大夫之稱注伯玉衛大夫蘧瑗正義曰陳

甯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卿有蘧伯玉豕一曰新鄉有蘧

亭疑蘧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

咎之子瑗諡曰成子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

○正義曰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

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

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

祇爲謙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

曰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使乎使三字逗下一乎字爲永歎

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誦詩三

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

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寡過未能非爲所受之辭故
爲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
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
謙也此當時駁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

不越其職

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

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辭世疑象
傳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曾子又引
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名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案
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
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
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怨天下不尤人鄭注
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

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恥有其
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皇本而作之行下

有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既

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注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注孔曰不暇比方人也

正義曰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弼攷證古論

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言汝己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書勝錄說此文云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
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如此况庸
庸之德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爲毀是亦讀方爲謗川鄭義
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
文有誤○注比方人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篇魯多儒
者少爲先生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備而成故朋友切
磋最爲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
張于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
也此文何反
議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

正義曰皇本作
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注孔曰先覺人

情者是甯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
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

得用逆詐廢正法顏師古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
逆迎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

不信與此文意同先覺者詐與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荀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侍雖久同理故鄉手邪曲而不迷觀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正義曰注以先覺卽逆億故云是安能爲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責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冤盧氏文弼

徵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注包曰

徵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病世固

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徵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爲鄭作丘何是

本或作丘何爲是栖栖者邢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副鳥

在巢上也象形曰在副方而鳥副故因爲東副之副棲

副或作木妻棲與栖一字則栖亦副或體也詩可以棲遲
漢嚴發碑作西遲毛傳棲遲遊息也几人行緩急皆得言
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援李善注棲遑
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棲簡閱貌義

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陳說
人主徵生疑夫子但爲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佞也孔子曰
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徵生姓畝名。正義曰漢書古今
人表作尾生畝師古曰卽徵生畝也畝古畝字翟氏顯考
異引鄭曉說以畝高爲一人畝名高字愚未敢以爲然。
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
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
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海內
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
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注鄭曰德者調良之謂正義曰

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
與此注異當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謂良之謂謂有五御之
威儀集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
馬駮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
周官保氏職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
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爲
善馬人之稱
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注德恩惠之德以直報

怨以德報德

正義曰報者廣雅釋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

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
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
爲法故此告或人以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
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吳氏嘉賓說以直者不匿怨而
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怨
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未嘗去將待其時
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蓄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
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視吾心何如耳
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苟能忘怨而
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
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德期
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曰
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
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若教人以德報

怨是教人使爲
僞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注子貢怪夫子

言何爲莫知己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

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注孔

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注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故曰唯天知己正義曰莫我知者夫子歎己不見用

尤卽訖省夫子當衰周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

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儀封人言天將以

夫子爲木鐸也包氏慎言溫故錄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

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

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

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

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歎蓋發於獲麟之

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問曰蓋聞前哲首務務于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敘曰董生云周衰道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禮樂廢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稱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爲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爲作春秋之旨學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撰考識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卽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

向以爲如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此雖譬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爲上通於天也。注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

服景伯以告

注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

子固有惑志

注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

能肆諸市朝

注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

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旣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正義曰說文寮

從穴寮論語有公伯寮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爲隸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僚索隱引別本又作僚作僚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僚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寮卽是疑子

路皇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案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寮何所得愬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彊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將廢而已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寮有愬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寮愬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張氏爾岐蒿庵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安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眾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蘧臧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

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
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眾人之
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柰何
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眾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復姓見廣韻。稱伯
寮者猶治長馬遷之比弟子。傳公伯寮字子周。不云魯人
或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繆字周。蓋以
申繆一人當申堂公伯寮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譏其僞
造是也。明程敏政以寮爲聖門蠱臆。請罷其從祀。注魯
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
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諱也。邢疏左傳哀
十二年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
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漢魯陵
石壁畫七十二子。家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曰肆。正
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
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寮之愬。然後使季孫誅寮
以國之常刑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
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刑殺
各於其遂。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
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

者不肆是周制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鄉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此鄭注文爲集解剛佚槽弓把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竿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無隱也章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章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晉尸三郤于朝明以職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卽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子縊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職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人于市與眾棄之無殺人于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爲殷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此說深爲得理

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
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
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櫛弓遇
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撻之于市朝
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
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
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卽是
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爲二各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散
稱爲魯大夫
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注馬曰去

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注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注孔

曰有惡言乃去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蒼頡篇

同孟子告子下言古之君子所去三亦云其次其下與此
文義同呂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
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違
世違地違人後篇桀溺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

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卽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違世爲大上違地違人皆其次以以優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管子宙合篇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作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舊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僂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

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

接輿

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

爲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者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

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注云云卽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歷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卽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為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晨門者闈人也子路曰自孔

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注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

爲而彊爲之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于路時自魯外出

主晨夜開閉者此引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又張皓王龔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文小異外門當謂

郭門也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

水上閼氏若瑛釋地謂此卽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

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開閉者故其職云掌投管鑰以啟閉國門授者下大

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卽謂下士在門開閉者矣說文
晨早昧爽也從白辰辰時也爾雅釋詁晨早也晨門職司
晨夜之啟閉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
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皇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
氏猶言孔家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
可而爲之者謂知世衰亂不可與共事而猶冀己見用爲
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
卽此意。注晨門者闔人也。正義曰周官闔人王宮每
門四人注云闔人司昏晨以啟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
名闔人也晨時啟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
耳案闔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
闔人例晨門非謂
晨門卽闔人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

斯己而已矣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

淺則揭

注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

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注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

能解己之道

正義曰釋文荷蕢木又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儻也何本字荷夫蕢葉別一

義說文史古文蕢論語有荷史則許所見壁中文也孔氏皇本作孔子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

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不言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卽

扑字又磬樂石也象縣處之形攷擊之種文省爲殼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也趙注蕢草器漢書何武等傳贊

以一蕢障江河李賢注蕢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上篇言爲山未成一蕢蕢實同注云荷此器賢人辟世者鄭注上

章以荷蕢爲辟地不爲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

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衰亂其心一寓於音荷蕢聞知其聲故善之也既終也卒也言荷蕢又有言也鄙哉徑

磬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鄙石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趙岐
孟子盡心注鄙狹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注
云嗷跟也跟猶跟跟不安舒之貌殺滅也凡感於哀心其
聲衰戚抑而不揚故荷黃以爲鄙也說文磬古文磬史記
樂書石聲磬今樂記作磬然則磬是以磬名之矣釋名釋
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磬與磬磬並通莫已知
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翟氏灝考異云世家繫此事
於三至衛時蓋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荷黃有莫已
知之語釋文莫已音紀下斯已同唐石經尚不誤斯已者
言但當爲己不必爲人卽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
集注讀斯已爲以非是深則屬淺則揭衛詩匏有苦葉文
荷黃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
考證果哉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葭也言其所見小
也擅弓末之上也曾子曰微與詞意皆相類戴氏望論語
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
戴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
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闊勤苦也廣
雅釋訓契契憂也契契同。注此磬磬者徒信己而已言
亦無益。正義曰此磬磬者亦謂磬聲也徒信己卽釋斯
已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

有益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爾雅釋厲字具二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爲厲。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禪也。水但濡禪卽是由膝以上卽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砾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砾此當本三家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厲揭皆視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慄同。孫炎爾雅注果央之勝也。夫子以荷蕢所言不知已志而輒譏己是爲果也。末無常訓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爲衡若但如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荷蕢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

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正義曰書云者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

開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謂在尚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未檢伏傳遽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尹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其無逸本說命篇言高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其無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棺謂之梁闇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棺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棺謂之梁闇讀如鶉鷄之鷄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棺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段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涼亦段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

說葛洪曰橫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
剪去草以短柱起長梁謂之柱櫨櫨亦名梁既葬非
障以蔽風愚謂古之閣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
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
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
也倚廬不塗旣葬廬塗近乎室釋名曰亞也次也先
泥爲一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聖室者壘塹爲之蓋柱櫨倚
壁爲一偏壘塹成屋爲兩下然則旣葬除之旣練壘之加
聖旣祥又加黜總謂之廬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
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室猶廬也馬用
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
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
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
廬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
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中門之外倚廬爲廬質反古也
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閒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
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居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
七日公諸廬是倚木爲之別以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
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
倚之木卽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

入或以苦蔽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將所橫臥於地之
長梁柱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柱楹者謂有柱有楹也梁
閣以喪廬稱之文選閒居賦注以爲寒涼幽闇之處此喪
文爲義非古訓也三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
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則謂天
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起則齊
衰之喪對而不言此自卿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
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記
喪服四制既夕記並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是也孟子
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此時勢之
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禮而高
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
宗謂恐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謙也大傳
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
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大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
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
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豕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
禮不亟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檀弓云時人君無行三
年喪之禮問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辭亦是怪而問之
以起夫子之教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做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也是高宗爲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此僞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釋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闡解爲喪廬不用其師說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已注馬曰已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

注孔曰冢宰天官卿

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請皆諱闇三年不言

也高宗之先殷道稍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禮至高宗慈良於喪故書載高宗深美之君薨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說文薨公侯卒也上得兼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眾辭總已猶言率

己說文云總聚東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
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
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
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
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
皆當聽之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書大傳孔子
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
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
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
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
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
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
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眾官使不失職又大宰卿一
人注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家列職
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建天
官先六大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
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即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
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
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

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子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尙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注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正義曰易象傳云上

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惠孰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東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廡庠序修孝悌

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尊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注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注孔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病

猶難也

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者齊家也安百姓則治國平天下也易家人彖傳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安

人之義也凡安人安百姓皆本於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

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注賊

謂賊害以杖叩其脛注孔曰叩擊也脛腳脛正義曰說文

幼小也釋名

釋長幼幼少也言生日少也不孫弟者言事長上不恭順也無述者言無德爲人所稱述也案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爲弗聞而過之大者當在誅殛之法非祇以言相責故惟而歌乃罪惡之可全親故也至此夷俟不嫌重責所云不若弗聞而過之可全親故也至此夷俟不嫌重責所云不孫弟者當卽指登木而歌之事所以隱責其不孝也一寬之一嚴之聖人之仁至而義盡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與此文畧同。注原壤至孔子。正義曰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是原壤爲孔子故舊也云魯人者以意言之夷踞者夷與踧同廣雅釋詁踧踞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卻負戴而踧踖連文同義說文人居踧居字古祇作居又謂古人跪與坐皆却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腓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腓聳其體曰其字亦作俟原壤夷俟謂踧踞而待不出迎也段氏此說卽馬義也爾雅釋詁俟待也俟與俟同穀梁莊八年傳俟待也此常訓焦氏循補疏案法言五百篇如夷俟倨肆宋咸注云皆驕倨之謂廣雅云踧踖踧踖與鞠躬爲鞠躬同鞠躬是踧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踧肆與鞠躬同鞠躬雙

聲也夷侯疊韻也案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毀則爲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放恣無禮時人或競效之將爲世道害也。注叩擊也脛腳脛。正義曰說文無叩字破下云擊也卽此義說文脛脛也脛脛脛也釋名釋形體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脛是人股之名此云腳脛者謂脛之下近腳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

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盍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注童子隅坐

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盍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盍也正義曰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

化之也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里卽闕黨寰宇記云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間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

子家

之東

子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
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觀漢高帝以大
牢祠孔子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
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餘步卽靈光殿基二
者與闕里無涉闕氏若據混三者爲一非也說本宋氏翔
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府志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此
出後世傳會將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益
者疑爲求益也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玉藻無
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此
童子儼居成人之位不復面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
字。法闕黨至出入。正義曰據士相見禮請見用贊賓
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羣者吾子辱使某見
請還贊於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又賓對
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贊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敢固辭賓
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賓主紹介皆稱將
命故鄭以擯相釋之此注傳賓主之語亦兼二者而言。
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處
坐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
成人並疑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注此義亦
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况

後生爲弟兄既先己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
以先生先此童子而生當爲成人也年十六以上爲成人
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
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
卽雁行也若童子則卽五年之長及兄齒皆宜隨行注所
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
禮故爲欲速成也

新水郭階校刊
同邑王謙